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 二

第二冊

文海出版社印行

明清史料彙編二集目錄

第二冊

經遼疏牘

下

.....

明・熊廷弼撰

四七三

書牘卷六

明武昌熊廷弼著

寄里中士夫親友

承江上餞送徘徊中流幾不忍分手別後天氣晴霽二十一日過恨這關閼昔年所修路了一心願是日宿信陽又奉嚴旨催促兵部差官及舊役持各衙門相知書至拆視之忽見有九卿科道會議欲代經略之說使人錯愕進退失據夫宣慰之役原爲遼人信我不忘我能安撫平定而不肖亦自揣遼人能信我不忘我也故欣然就道以趨其急何圖忽有此議假令遲行五日在家得信必審已度勢而力爲之辭乃竟爲癡心熱腸所悞孟浪一出懊悔何及猶幸楊修老草疏未上而兵垣已有遼撫改經略宣慰代遼撫之疏祝疏亦同兵垣意夫邊事未有不聽兵垣主張者或猶可亟止也惟是遼東大勢已去有萬萬不及救不能救者四路進師僅

存一路而礮車器械復皆丟棄赤身徒手雖存弗存賊祠堂本無賊字若

長驅取遼陽遼陽必亡不然而打通東西北取開鐵開鐵必亡若

待不肖到日畱得遼陽爲根柢畱得開鐵以固北關隔西虜祠堂本作

人爲障蔽或可措手以圖其後而第恐賊祠堂本作其不肯徐徐以待

我至也一盤碁子已盡地方已殘除是抹過再下若仍用殘局更

從何處覓子何地下著此國手之所掉臂不顧而不肖之所拊臆

自怨者也一生嘔心做官被人逐回又復拉出嘔血命緣蹇阨夫

復何言門祚單薄兒子穉幼統祈照管而危塞一身皆有所不暇

顧也仰望仰望

與徐海石公祖

瀕行疊承教愛銜德而往衝泥冒險已踰關而走申陽道中矣復

接部中催檄詢問差官言楚中土兵至邯鄲聞遼信皆奔回黃河

奪船而過頭目有禁止者輒持刀相向此亂兵也非嚴責土司約束將來誰爲用命且未有任其歸而不調者此輩仍應發遣方成紀綱但如土司所請多添數千人須責土官親領前來彼世操生殺之權誰敢有異斷非客將所能辦也前酒閒蒙語及陳璘舊將及他將可用者今偶遺忘倘有承使過京乞詳錄其姓名付遼東報房見示爲望

與李玄白中丞

己未四月二十七日

不奉台教有年矣雖伏處山中而寤寐一念實未嘗去懷頃者迫於嚴命輕裝倍道已踰大河歷新鄉回首大梁可勝悵結本以久棄廢才不堪委任而又中外洶洶一無可恃更有萬難措手者今緊著無過於兵主召募者爲以遼守遼之說甚美聽而遼人餘幾當年按遼亦曾召之而不應矣卽如省直每縣坐召四十名所過

州邑皆不願應聞有應者大都賣菜傭能中何用縱使中用而四零五散之人勢如搏沙作何合總作何訓練能到幾時用得是塵飯之類也然則舍徵調以見成之兵而稍加訓練將安出哉乃宣大當事者執不聽且喉軍而以譁聞萬一國家失遼東左臂而右臂得晏然否如聞言者有募毛兵之議頃過西遂密訪此輩實獷悍可用不知曾否覆行有無咨到望年丈著落彼中道府設法召募辦一片憂國奉公之心以行之而年丈仍加之考成俾無所脫卸庶幾所募得人有濟實用至於揀選材官及各頭目分配統領自有台裁不敢瑣贅也職在宣慰不宜預此偶因便道附訊起居而僭及之惟鑒亮不宣

與王總兵

威

己未五月初五日

初謂止宣慰及行至保定見推經略而肩頭擔子重矣望大將軍

助我益急矣聞蓄有健兒五百名幸全發來充帳下親兵以壯威武苟不能全精選三百名著李什得王僕統之以來如或稍愆將特疏請移遼鎮同心共濟他日大將軍來不患李什得等不來也且不佞善養士賀世賢今已總兵矣梁汝貴亦成不朽忠名矣何負於援遼將士哉

與杜總兵

文煥

己未五月初五日

嚮有四方之志思執鞭弭從大將軍馳驅塞下而以罪廢之久未得如願今蒙恩起自田閒而大將軍又有倦游之意何緣之慳也比者欲與本兵商議卽起大將軍於遼同心共濟未審尊意何似聞所蓄健兒甚多幸精選三四百名而以猛克什力杜勇孫大已曲千總沈旗鼓統赴遼東爲帳下親兵之用他日功成願與大將軍共之不佞雖南人頗知養士其從我亦猶從大將軍也不宣

答分守道閻參議

鳴泰

已未五月初五日

進兵時天時地利人和三不得一那得不敗何當日草率一至此  
天耶人耶奴不乘勝奪北關併開鐵與西虜合豈技止至此抑別  
有圖也萬一奴悔前事窺我徵兵之不至一旦乘虛而擊懈不知  
開鐵一帶何以禦之且當時兵力初集何不復修清河撫順重兵  
戍守再宿重兵於威寧瀋陽得陳兵境上爲轉蹙之計且時時擾  
奴使不敢窺邊兼不得耕種卻舍之而聽奴往來東南如疑脫入字無  
人之境何也況守在邊則遼瀋開鐵皆可守若守遼瀋開鐵而賊  
以全力攻其一處則幾處皆不可支矣不知此時尙可料理否

答楊滄嶼經略

已未五月初八日

自錦州一別九年山中無便郵起居徒切神往昨年東事告急朝  
廷特起明公經略聞報之日爲東人手額以爲必濟不圖天發殺

機人值刼數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也然而一劍雪恥之盟三年報賜之信古英雄轉敗爲功者往往如是以明公扶危濟傾之才東西除盪老於行閒謂宜寬文墨以觀其後而乃遽論成敗解兵權以授於素不更事之人是尙爲度德量才而知人善任者乎今主憂臣辱義雖切於救頭祠堂本作頸而兵盡矢窮勢更難於措手況人情驚亂議論紛淆把舵無人轉圜尙隔難又有不獨奴賊祠堂本奴賊作於邊者睠言及此則明公之弛肩日見輕快而弼之負擔日重憂愁眞莫卜其稅駕矣相見非久祠堂本非久作有日統容晤宣不一

答汪靜峯制府

己未五月初八日

頃

原本作如據祠堂本改

聞河東主客雖有五六萬人皆傷殘老弱之餘精

銳已盡將吏已盡內所恃者獨川兵萬人耳然多遊棍充數無衣甲器械馬匹而又恃眾橫踞託云劉綎主將已故不聽調防當事

者曲徇其言止分發遼陽城上戍守成何事體東山新募礦兵及

官戶民閒兵更亡賴前日臨陣望影先遁其餘則奴殺祠堂本奴殺作殺傷

未盡與老營疲卒之先奔者也鄰邊徵調旣無一應以遼守遼又

屬空談然則今日之事亦何恃而可日者奴祠堂本作東不乘勝奪北

關併開鐵與西虜祠堂本作人合已爲失計萬一有人挑弄悔其前失

而窺我見在之單匱援集之不前再逞於一旦而以全力攻其一

路何以應之此弼之所以晝夜星馳而皇皇靡計者也頃以積勞

積熱發其夙病暫住涿州調治稍愈卽當馳赴不敢遲緩百凡祠堂

本作番尚俟面請指揮不盡

答舊開道薛參政國用己未五月十六日

東事之壞雖三尺童子知有今日久矣弟特能言之耳然使向來  
當事者能如弟以奴算我還算奴會之法制之亦可令老死穴中

不能動而無奈人人爲奴所愚著著趁奴所算以此輕量中國無人致有今日事已至此然後起弟句當此役全局已敗如何撥轉猶幸改借年兄開原爲同心之助可商量圖濟亡何而彈文下矣用北關附西虜定開鐵人心如年兄者亦何可少而當事者竟若此途次閱報不覺憤惋而更自憂同心之無人也嗟乎爲李氏子營窟得矣如封疆社稷何積暑積勞火病異常暫於城外調理更苦逢迎不能作莊語裁報恃臭味骨肉必不計較也

答周毓陽中丞

己未五月二十五日

經略巡撫一體衙門河東河西一鎮地方而巡撫尤經略之家當收拾河西尤進取河東之張本豈諸君於此而猶貿貿耶往家居見裁巡撫之報不覺頓足歎以爲必敗亡何而清河之報至矣假令經略不兼巡撫必駐遼陽當是時擁大帥重兵以自隨距清河

僅一百七十里聲勢甚近奴

祠堂本  
作邊

且不敢

祠堂本  
作能

來窺卽來

窺而我兵知救援不遠必能爲我堅守一二日以待大兵之至乃

西駐廣寧相去五百里清人絕望而一日遂下此裁巡撫之效也

嘗謬謂遼左如人身然邊長二千里爲三衛與虎墩

祠堂本  
作熬

大眾

所環據此其周身風寒已外感如此其深內之農田戰守一切所

謂元氣者又內傷如此其重而奴賊

祠堂本奴  
賊作東兵

則癰疽之潰爛者

耳須巡撫設法羈縻有以外護其風寒大修戰守有以內固其元

氣使其人已有生理之可望而後經略得以肆力於潰爛之

原本  
作於

據祠堂  
本改

癰疽或攻或託方能措手不然未有能治者也是故固腠

理而養榮衛者巡撫之方也而經略千金託裏之訣實不出此乃

分彼此東西而各作一觀則亦不察之甚矣

祠堂本  
作虎

挾賞

之局仗老年丈苦心調停此封疆之慶社稷之福也加賞銀兩

寺公堅持不予今多方設法

原本作之據  
祠堂本改

漸見次第定有以仰副

盛懷也臨楮詹切不宣

答陳心龍監院

己未五月二十七日

頃者力疾陞見纔畢而小腹下一毒橫發大如覆盃宛轉呻吟日  
與匡牀旁午欲俟稍痊卽出關完宣慰之局乃疏請勅印了無消  
息一似度外置之無所關緩急者而始不得不悔出山之誤矣更  
承台教益覺駭然遼中無兵無餉旣已至此老道長旣已深知今  
日不發餉不添兵遼事決不可爲矣何不流涕痛哭

祠堂本  
作切

具疏

使廟堂知其危緊急圖照應以便後來措手若不先時催請而使  
不佞驟言於一旦則朝廷之上必且以爲故作張皇不信而大事  
去矣夫以一年所集數萬兵數百萬餉而擲之一旦以致敗殘空  
虛之若此當事者諱而不敢言或初一言之而不敢再言自是情

所必至而時時告急惟老道長言之而無罪而且以見急公憂國

之誠幸畱神速圖之仰切仰切

祠堂本無仰切仰切四字

與分守道閻參議

鳴泰

己未六月初一日

今日之事不獨兵餉急也戰馬最要緊凡買馬必於宣大市口今其市正開過此而哪嘛僧一回又須明年遼中如何等得且往後馬多安得穀草喂養遼自出關以至三岔河沿海一帶草極肥茂六月盡七月初草將結實便當及早收採數百萬以備急缺之需本地及關西運到器甲火礮業已丟棄如山盡爲夷藉矣內庫領甲幾何又不中用須數萬金往腹裏地方召買鐵鋼等項或陸或海運到遼陽廣寧分發開原海蓋寧前各道大開場局招集良匠千人分頭星夜打造而猶恐其不及於事也如此之類不可枚舉惟一一爲地方早辦以免臨渴掘井之虞日來請一宣慰勅印尙

不得下安望其他縱使得下而時已遲矣可事事待弟至而後區處邪

答開原道韓僉事

原善

己未六月初二日

遼中精銳盡於一戰惟

疑作雖

有存者皆老弱焦爛烏合潰散之餘

一無足恃而各鎮徵調又皆不應舍自家召募似別無法而遼中

召募凡雇工傭保挑腳篋頭乞丐等項已虛無人甚有奴酋奸細亦充募數已而身穿號衣手持安家銀兩笑與墩軍看驗而出境者今門下親行召募必皆健兒一可當十者不知已經召過幾何便中幸示一數以慰懸望凡買馬必於宣大市口此時馬市正開當以所領銀兩差官速買若過此以往馬儉北回便無覓處市馬十兩一匹者極堪馳突但夷馬成羣不便多擇舊皆通融總買每百匹一把向止用價七百金今卽稍貴而稍增八百金以外可買

也頃得大同左衛道書言去年某甲子領價六萬兩每馬一匹止用價六七兩卻報十二兩欲要以後差官買馬者先往本道掛號每半月以買過匹數銀數同市口守備公報以杜侵欺此法甚善門下若差官往買可照此行之若腹裏馬肥不耐戰而價又高不可買也惟畱意酌行不盡

答陳志寰中丞

己未六月初七日

弼自甘廢棄久矣一從詬逐無復世情幾載耕農苟活性命不圖公朝誤獎遂及虛庸早夜私惟但深慙悚況以一盤全負之局而冀一撥卽轉之功則無子空枰何憑下手旁觀冷眼誰與點籌羣公苟旦夕以爲安九重置緩急於不問似此光景安卜所終此弼之所祠堂本多以字日夜驚愁而大悔出山之誤者也仰惟台臺以前輩之典型作後生之師導如弼者貿貿以來冥冥而往欲拯溺而溺

已濡體欲救焚而焚且

祠堂本作已

及身老先生亦何以爲孺子先策

而免於大聲疾呼之救乎歸依自切

祠堂本作幼

瞻對未繇未申贊候

之忱先授膏秣之餽再拜登嘉感極

祠堂本作激

而繼之以愧

祠堂本作餽

矣敬械勒謝臨啓曷勝佩哉

答李孟白督餉

已未六月初十日

伏承款教深切同心之雅就中精妥無可商確

疑作推

不得已略陳

固陋一二以候裁酌夫議通海運而竝設陸運以防海運之不虞

允爲全慮但陸運必不可行汪靜老親在關上所目擊者其言實

與鄙見不謀而合蓋山海關抵遼陽約千里內自關達廣寧數百

里皆岡嶺阿礪自廣寧達三岔河又多沮洳每小車載米三石已

盡人車之力日僅行三四十里計往回四十餘日遼中店食價五

分不得一飽每車兩人一驢日約費銀一錢二分是費銀五兩而